

雪姬作品(八)

捕获你的心

楔 子

在报纸广告栏上的一角,刊登着一段惊人的文字:

你因对方的背叛
而伤心欲绝痛不欲生吗?
你因对方的花心
而怨声连连,无计可施吗?
那么,请联络我们!
一通电话,保证让你达成心愿!

三口组

广告的篇幅不大,稍不注意,即有可能错过。但关于这点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因为它的内容不同于一般侦信社无聊俗气的广告词,只要是有心者或是好奇心稍重的人,绝对会多瞧几眼,甚至拿起电话就拨,来个“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 撬开你的心 ◆

不过,如果你怀疑三口组与日本黑道山口组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对不起得很,它们可是互不相干,八辈子都不可能扯出关系来。

1

九点四十分。

她瞟了一下手表，满意地浮起笑容。时间拿捏得刚刚好，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猎物已落网，只差收网人领回这个步骤，便可大功告成了！

“莉莉，你在看什么？窗子外头有什么吗？”男人走到她的身后，双手不老实地搭在她的肩上。

她回眸轻抛一个媚笑，不留痕迹地甩开他的手：“今晚的夜色好美哦！”

“对，不但有满天的星星，连月亮都这么明亮，真是美，美极了！”男人忙着附和。莉莉的媚笑，把他的魂都勾走了。

美个头啦！她在心里窃笑，今天晚上天空黑漆漆一片，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哪来星星，还有月亮哩！

“莉莉，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看我们就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了。”男人猴急地解开上衣的扣子，涎着脸欺近坐在床边的美人。

今晚他终于可以得到她了，凭他的泡妞功夫，一天半天就可以把一个女人骗上床，唯独这个女人，让他卯足劲追了一个多星期，却连手都摸不着，这实在太伤他男性自尊了。

但想不到今天运气却好得很，他只不过在言谈间稍稍暗示，便意外地获得她的应允，还撒娇地指定要在这家气氛佳的宾馆。嘿嘿！看来女人还是逃不过他的魅力。

“瞧你急得跟什么似的。”她撩了撩波浪长发，用嗲得连自己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受不了的声音，撒娇道：“你不闻闻你身上的汗臭味有多难闻，就想抱人家，教人家怎么有那个心情嘛！”

“有臭味？”男人低头嗅了一下，“没有啊！只有古龙水的香味。”

“你自己当然闻不出来，我不管，你一定要去把汗味给洗干净。”

“那我们两个一起洗。”男人邪邪地提议。

她娇媚地白了他一眼：“讨厌！全让你看光了，那就不够神秘刺激了，待会儿还有什么乐趣？”

这只不要脸的大色狼，当她是白痴呀！跟他一块儿洗澡？简直是痴人说梦话！

“快去呀！”

“我会洗很快的，宝贝，你可要等我！”男人说完话，便不情愿地走进浴室。

宝贝？真是恶心死了！害她差点儿把午餐给呕出来。还好只要再撑个五分钟，她就可以解脱了，而到时候这只色狼……，她再一次露出得意的笑容。

九点五十八分。

男人下半身围条毛巾，从浴室走了出来。

“宝贝，现在你不会再嫌我臭了吧？”他迫不及待地扑向床上的美人。

幸亏她身手灵活，躲得够快，否则不就白白便宜这只色狼？

“宝贝，你在吊我胃口吗？”男人扬着嘴角，再次向她逼近，欲火燃烧地让他几近疯狂。

“你不喜欢这种培养气氛的游戏吗？”她心存戒备地与男人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男人显然把猫的角色，扮演得很称职，三两下便将她这只老鼠给擒到手。

眼看着饥渴已久的狼嘴，便要往它的食物进攻。

千钧一发之际，房门被人强行踹开，两个彪形大

汉闯了进来，后面跟着进来一位精明的少妇。

“老婆！”男人脸色大变。

“你还记得我是你老婆？”少妇锐利的眼光，扫视男人几近赤裸的身体。

“老婆，我没……有，没……做什么事。”男人的否认，显得有气无力。

少妇冷哼一声：“事实都摆在眼前，你还睁眼说瞎话。你以为你在外头泡妞的事，我都不知道吗？”

“老婆大人，你冤枉我了——”

“你们两个把他架走，等我回去再修理他。”

两名大汉，一人抓一只胳膊，像拎小鸡一样地把他拎起。

“你们放开我——”男人呼叫着，转而央求少妇：“老婆大人，你起码让我穿条裤子，我这样出去，怎么见人呢？”

少妇不理睬他还算“合理”的哀求：“反正你一天到晚，在别的小姐面前急着宽衣解带，早已经把脸丢光了，还怕见不得人吗？给我带走！”

“老婆——”

“楚小姐，真是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要抓到像他这么狡猾的人的把柄，还真不是容易的事。”

楚妍谦逊地摇摇头：“若不是林太太时间上的配

合,事情也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总之,还是谢谢你。”少妇从皮包里取出一叠纸钞,“这是当初说好的数目,你清点一下。”

“不用了,我信得过林太太。”

少妇淡淡一笑:“既然这样,那我先走了。”

“请慢走。”

她们很有默契地没有开口说“再见”,毕竟这种事,谁也不希望再有第二次。

楚妍等林太太离开后,也准备离去,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镜子,天啊!她着实被自己吓了一跳。

为了诱惑这只花心色狼,瞧她的脸,简直像调色盘,一头波浪假发,更是卷得十分夸张。

明天,就是明天,她非得找狗头军师莉莎算帐不可。

“什么三号小姐?你这变态色情狂,大白天,脑袋就装一堆下流勾当。警告你,再让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报警,告你性骚扰。”白莉莎气呼呼地挂上电话。

就是有这么吃饱撑着,整天游手好闲,专打色情主意的社会败类。她恨不得手上有颗炸弹,把这些败类通通炸到地狱里去。

“嘿！哪一个笨蛋嫌自己的命活得太长了，胆敢惹我们三口组的军师大姐生气？”朱采绫在门外就感受到白莉莎骂人的威力。

八成又是哪个没长眼睛的低能儿，胡乱地拨错电话，把神圣的三口组办公室，当成香体刺激的温柔乡了。

白莉莎没好气地白她一眼：“真受不了那些没脑子、没智商，只知道行使禽兽欲望，把女人当玩物看待的大色鬼。”

“骂得好！”朱采绫相当捧场地为她鼓掌，“但是你这串骂人的字眼，如果被他们听去的话，相信他们依然无动于衷，反正这类的辱骂对他们来说，早已稀松平常，你别指望他们会因此而躲到棉被里忏悔。”

“我当然了解，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嘛！”白莉莎姣好的瓜子脸，看来还是显得忿忿不平。

这个朱采绫自然明白，她们三人少说也有五年的交情，再摸不熟彼此的脾气，那不就白交了吗？

别看白莉莎这个人平常足智多谋、冷静沉着，只要提起那些臭男人，她可是一反常态地摆起面孔，即刻爆发。

虽然那些臭男人确实可恶至极，但是朱采绫可不愿意见到好友一天的好心情，全让那些臭男人给

破坏殆尽。

她转了转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双巧手讨好地帮白莉莎做起免费的肩膀按摩，“我帮你消消气，你就当那些臭男人是上帝造人时，不小心打顿瞌睡，错手捏制出来的劣质品。”

白莉莎扑哧一笑：“绫儿，你这鬼灵精，胆子可真大，竟然开起上帝的玩笑，小心上帝晚上到你梦里找你理论。”

看到白莉莎终于展露笑颜，朱采绫心情一松，嘴巴又开始顽皮起来：“那倒好啊！反正我早就想会会受世人景仰的伟大上帝，到底长得什么模样，顺便问问他，是否考虑将这些劣质品回收，再重新包装。”

白莉莎忍住笑意地向她请求：“既然你打算问上帝问题，那顺便也帮我把困扰多时的疑惑传达给上帝好了。”

“没问题，请问莉莎小姐有什么疑惑？”

“哦！我的疑惑是这样的——”白莉莎煞有其事地清清喉咙，“可否麻烦你问问上帝，照理说每个人只有一张嘴巴，要吃东西还要说话，已经是很累的事，为什么唯独朱采绫这个娃儿的一张嘴，像从来都不嫌累似的，只要一张开口，便像水龙头一样哗啦啦地说个没完，是不是上帝在造她时，出了什么差

错?”

朱采绫一听开头几句,就晓得莉莎是存心糗她的,她连忙笑着争取发言权:“这个问题用不着劳驾上帝开尊口,绫儿我就能帮你解决疑惑。首先我得帮上帝讨回公道,并非他哪里出差错,而事实上这般安排可是上帝的用心良苦,他深知三口组的业务繁多,为了减轻大家的工作压力,所以就派朱采绫充当和平天使,让你们在工作闲暇,还有笑话当佐料,藉此使你们精神振奋,工作起来自然就事半功倍喽!”

“这么说朱采绫是我们三口组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功臣喽!”白莉莎的称赞口吻实在含有高度的嘲讽意味。

“大功臣是不敢当,只是功劳非浅而已!”朱采绫得意地拨了一下俏丽短发,她可是一向不晓得什么叫谦虚,当然更不会注意白莉莎话中的明褒暗贬。

白莉莎则是一副啼笑皆非的表情,绫儿这家伙一向听不出别人的讽刺,再跟她扯下去,白莉莎不是吐血就是送医院急救了。

“噢!妍妍怎么还没来?”白莉莎本想藉此转个话题,不过看到时钟还真吓了一跳,都十点多了哩!

“对啊!虽然她是赫赫有名的迟到大王,但是迟到一个多小时,还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朱采绫眨眨

双眼，突然尖叫出声：“糟了！妍妍会不会遭到狼吻了？”

“会么？”白莉莎差点儿被她的尖叫声叫出病来。

“莉莎，你想这回妍妍要应付的可不是一般的花心大萝卜，而是名副其实的大色狼，昨天妍妍又偏偏想出什么诱狼妙招，万一失策，那妍妍如花似玉的身子，可不就……”

“不会吧？妍妍这么聪明……”白莉莎不知不觉地紧张起来。

“就是说嘛！平常她不会迟到这么久啊！”朱采绫简直不能再想象下去。

“你们两个笨蛋当我是白痴啊！”

“是妍妍！”白莉莎和朱采绫这次是异口同声地大喊。

“喂！你们可不可以小声点，喊得我耳朵都快聋了，我可不记得什么时候我的身价上涨，让你们如此关注！”

楚妍一屁股坐进柔软的沙发，一头乌亮的长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衬得像猫似的深具野性美的眼睛，更加地熠熠晶亮。

“妍妍，你没事吧？”白莉莎询问。

楚妍好笑地拨了一下凌乱的发丝：“你看我这样

子像是有事吗？”

“那可不一定。”朱采绫接话的速度，永远比别人快上一步，“你的个性好强，就算真的发生什么事，别人也没法子从你脸上看出端倪，你可不能太逞强，如果真的受到委屈，你就直接发泄出来吧！就算大哭一场，我们也不会笑你的，而且这种悲惨的遭遇，打死我们也笑不出来，反正大家都是女人……”

“凌儿——”白莉莎使劲地瞪她好几眼，才把她的大嘴给封住。

白莉莎转向楚妍：“你真的没事？那昨晚你和林色狼对决的结果呢？”

“你们当真以为我遭狼吻啦？”楚妍简直快昏过去了，算什么死忠的好友嘛，居然对她一点儿信心都没有。

“对对对！”朱采绫憋不住地猛点头。

“对你的头啦！你想凭本姑娘的灵活身手，那个有色无胆的大笨蛋能把我怎么样吗？”当然为了计划的顺利进行，有时候她得稍微牺牲，像牺牲她的玉手、香肩啦！但只要被轻碰到，她至少会洗它个十次以上，直到她认为皮肤上的“有毒”细菌已经彻底杀光为止。

白莉莎与朱采绫对看一眼，她们一时紧张过度，

忘了妍妍是个另一类的矛盾组合。

原来妍妍虽然有张天使般的美丽面孔，笑容更似水般的温柔，但妍妍就像猫一样，外表看似温驯，其实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温柔”两个字压根儿跟她的个性扯不上边。光看妍妍美丽外表的人，更不会相信那双纤纤玉手随便一挥就有可能把一个壮硕的男人摔倒在地。

这点亦是妍妍的父母会放心地把她独自留在台湾的原因之一，因为十年的柔道训练，普通人根本危害不了她。

“这么说，林大色狼一定被你修理得很惨喽！”朱采绫可以想象母猫发威的后果。

“哪轮得到我动手，他老婆自会料理他，相信现在他不死也半条命了。”想起有本领不在外面找女人却没胆量让他老婆知道的林色狼，被他老婆抓回去的精彩片段，楚妍昨晚足足笑了一夜。

“好吧！现在给你一分钟，说说你迟到一个多钟头的理由，可别告诉我你睡过头了！”现在白莉莎是以三口组的军师大姐身份质询。

“迟到一个多钟头可不能完全怪到我的头上，我也是无辜的受害者！”楚妍摆出一脸无辜的模样。

“说说你怎么无辜吧”，白莉莎寒着脸问道。她

才不会同情楚妍妍可怜兮兮的表情，实在是因为每次她准备蹉跎迟到的理由时，都会装出这样的表情。

“因为我刚刚发生了小小的车祸。”

“车祸?!”白莉莎和朱采绫都呆住了，这个理由楚妍可没用过。

“你们别紧张嘛！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车祸，一个不太会开车的冒失鬼，搞不清方向硬是向我正面冲来，要不是我技术了得，早就车毁人亡了，幸好本姑娘和爱车都毫发无伤，但是我怎么可能白白地饶了那名冒失鬼，所以我口头训诫了他三十分钟，而且要了两万块做为精神赔偿。”楚妍笑得挺得意的。

一旁两人听到楚妍轻描淡写地叙述一场恐怖车祸，早已倒抽了一口气，怀疑她是不是女人啊！

“还好没发生事情。”白莉莎拍了拍胸脯，又随之振作了一下精神，“好了，既然妍妍已交待了迟到的理由了，那么我们得开始这个月的检讨会了。”

“慢着。”楚妍下了暂停的指令，“你们的问题问完了，我的可正准备开始哩！”

“你有什么大问题？”朱采绫好奇地睁大眼睛。

“这个得问狗头军师喽！”

“我!?”白莉莎先是莫名其妙，跟着从楚妍扫射过来的雷达眼中嗅到熟悉的东西，当下心里明白几

分，“对了！我居然忘了最重要的早餐了，现在肚子正在抗议，我得先去安抚安抚它。”

楚妍向她绽放一个温柔得有点可怕的笑容：“你要去吃早餐？正好，我也还没吃，干脆咱俩一起去也好有个伴。”

“我这个人独来独往惯了，我们还是各自去吃比较好些。”白莉莎已经跳到大门前。

“又来了！”朱采绫十分悠闲地在旁边观战，这种战火每次妍妍任务结束就会爆发一次，导火线当然是军师大姐的“造型指导”喽！

“嘿！你别先走啊！习惯是可以改的嘛！”楚妍笑容可掬地跟进两步。

吓得白莉莎赶紧开了门，准备溜之大吉。

门一开，白莉莎倏地被门口的女郎给吓了一跳。

“请问这里是三口组吗？”女郎的脸显得非常哀伤。

“是啊！”白莉莎摆出一贯的职业笑容：“请问你有什么……喂！你怎么哭啦？”

“我求求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女郎的眼泪止不住地落下，当场把白莉莎和闻声而来的楚妍、朱采绫震得哑口无言。

“这个男人真是可恶透了！”白莉莎率先发火：

“得到你之后，便翻脸不认人，全然不顾你的一片痴心和十多年的情谊。”

“他的良心恐怕被狗给叨走了。”朱采绫也忿忿不平地说。

楚妍则是冷哼一声：“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女郎抬起泪痕犹存的无助小脸：“你们一定要帮我教训他，让他尝尝被抛弃的滋味！”

白莎莎以军师大姐的身份拍拍胸脯道：“等着瞧吧！”

丁臣皓轻吹着口哨，一手拎着相机，一手插进裤袋，一派悠闲帅气地走下楼梯。

“唔！老婆，今天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没错吧？”丁淡磊从饭桌上抬起头来，望向难得在假日早起的儿子，调侃意味溢于言表。

“没错，亲爱的老公，今天太阳还是正常得很，照样由东边升起。”黄丽曼笑嘻嘻地由厨房端出一盘自制的蔬菜沙拉，对于老公若有所指的问话，她向来默契十足地发挥夫唱妇随的不变定律。

甫拉开椅子，准备就坐享受可口早餐的丁臣皓，听到父母一来一往地寻他开心，尴尬地搔了搔头：